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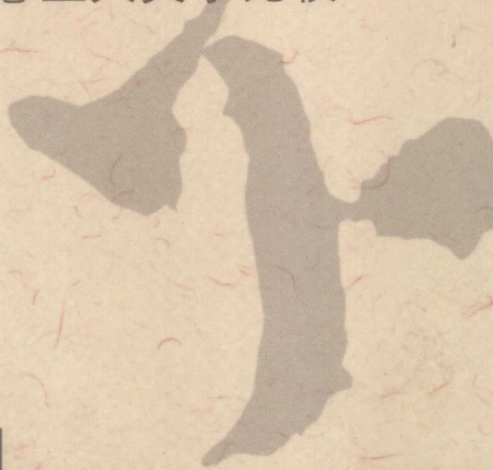
阎国忠 杨道圣 著

作为 科学与 意识形态的 美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比较

比
较
文
学
与
文
化
丛
书





阎国忠 杨道圣 著

丛书主编 蒋承勇

作为
科学与
意识形态的
美学

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比较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美学——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比较/阎国忠,杨道圣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80745-056-6

I. 作… II. ①阎… ②杨… III. 美学理论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4886 号

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美学——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比较

著 者: 阎国忠 杨道圣

责任编辑: 吉明周

封面设计: 王斯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宝山杨中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056-6/B·008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全球化”境遇与比较文学

蒋承勇

当今时代，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全球化”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人类的生存已处在全球化的境遇中。然而，“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的生存领域，其趋势和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性。

“全球化”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从这一层面看，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又往往是经济规则一体化的过程。人类“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番结构性的调整和发展。在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当代科学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后，商业资本的跨国运作，大型金融财团、企业集团和经贸集团的不断兼并，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不仅使得经济、金融、科技的‘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成为可能，而且的确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个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性经贸联合体实行统一的政策目标，各国的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逐步统一化，技术、金融、会计报表、国民统计、环境保护等，也都实行相对的标准”^①。这说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经济生活，追求的是经济活动规则的一体化与统一化。所以，由于“全球化”的概念来自于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又以一体化或统一化为追求目标和基本特征，因而，“全球化”这一概念与生俱来就与“一体化”联结在一起，或者说它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体化”的意义。

在信息化的 21 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由此又必然产生人类价值观念的震荡与重构,这就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趋势。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领域的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文化的演变虽然受经济的制约,但它的变革方式与方向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像经济等物质、技术形态那样呈一体化特征。因此,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是不恰当的;或者说,笼统地讲文化全球化也像经济全球化那样走“一体化”之路,是不恰当的。在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西方经济强国的文化(主要是美国的)价值理念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经济弱国的社会文化机体中,使其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产生变革与重构。这从单向渗透的角度看,是经济强国的文化向经济弱国的文化的扩张,是后者向前者的趋同,其间有“一体化”的倾向。然而,文化之相对于经济的独特性在于:不同种类、不同质的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性质并不取决于它所依存的经济形态的价值;文化价值的标准不像经济价值标准那样具有普适性,相反,它具有相对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趋同的同时,依然呈多元共存的态势,文化的趋同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也反向渗透到经济强国的文化机体之中,这是文化趋同或“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在谈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时,我们既反对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以超文化的姿态取代其他不同质文化的价值体系,也反对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笔者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也不能制造异质文化之间的彼此隔绝,而应当在不同文化形态保持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形态取开放认同的态度,使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在对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在趋同性与本土化的互动过程中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并重构各种异

质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在此,“世界文化”是一种包含了相对性的普适文化,是一种既包容了不同文化形态,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人类新文化。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和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全球化”,即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的趋同化与本土化互动,普适性与多元化辩证统一的时期。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至少,在全球化的初期阶段是如此。

但是,不管怎么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人类文化无可抗拒地走向变革与重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变革与重构的境遇中。现实的情形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信息化、大众化,把文学逼入了边缘状态,使之失去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J.希利斯·米勒则宣告了文学时代的“终结”。他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②相应地,“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③。米勒的预言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危言耸听,或者言过其实,但它也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衰退与沉落,文学工作者显然很有必要正视文学的这种现实和趋势。对文学的这种命运是否有可拯救之法,笔者无力解答,也无意于去解答。但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很有必要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革新。也许,这样做无所谓是为了不让“文学研究的时代”成为“过去”,而是为了适应这个文化大变革的时期,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时期。

文学的研究应该跳出本土文化的界限,进而拥有世界的、全球的眼光,这样的呼声如果说以前一直就有,而且不少研究者早就已付诸实践,那么,在全球化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对全球意识与世界

眼光则更需有一种自觉意识。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及其方法有更值得文学研究者重视与借鉴的必要。比较文学本身就是站在世界文学的基点上对文学进行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所说:“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来自外域思想的交流基于一种真正的开放式的、多边的理解之上,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的变体:如果我们愿意像坚持我们自己的概念是优秀的一样承认外国概念的力量,如果我们像乐于教授别人一样地愿意去学习的话。”^④因此,在全球化境遇中,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中无疑拥有显著的功用和更强的生命力;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应该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之一。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比较文学对文化的变革与重构,对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互补、认同,对推动文化的趋同化与本土化的互动都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理解与交流,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发展,进而推动人类总体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比较文学可以通过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研究,促进异质文化的理解、对话与交流、认同。因此,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异质文化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补共存,使人类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所以,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文化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亦即比较文学与文化,是天然地联为一体的。也许,正是把比较文学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正是把文学研究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才有可能使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学研究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使文学研究获得一种顺应文化变革与重

构浪潮的生机,而且,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有可能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境遇中,在人类文化的变革与重构的大舞台里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我们编撰这套“比较文学与文化”丛书,试图把文学置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从不同的层面展开研究,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出新的阐释与体认,为中外文学的研究,为 21 世纪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补作点微薄的贡献。

2007 年春节

注释:

① 盛宁:《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见《外国文学评论》2000 年第 1 期。

②③ J.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见《文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

④ [美] 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比较文学的全球化》,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第 235 页。

目 录

总序：“全球化”境遇与比较文学

..... 蒋承勇 (1)

绪论：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美学

..... (1)

第一编 构建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第一章 唯物主义认识论框架内的美学..... (31)

第二章 走向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 (46)

第三章 还原为审美现象的美学..... (59)

第四章 实践美学的经典文本..... (74)

第二编 强化意识形态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第五章 表达总体性概念的美学..... (105)

第六章 政治化的美学..... (125)

第七章 寻求真理的批判美学..... (147)

第八章 审美的乌托邦..... (179)

第三编 几个侧面的比较与分析

第九章 从认识论到本体论..... (195)

第十章 审美活动与政治诉求
——中西马克思主义者对《手稿》的演绎
..... (231)

第十一章 艺术、意识形态和真理..... (247)

第十二章 艺术生产与实践..... (259)

第十三章 自然美：社会存在与本体存在..... (272)

绪论：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美学

科学(Science)和意识形态(Ideology)在阐释上存在许多歧义^①,我们这里所根据的主要是马克思的有关指示。关于科学,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科学只有一种,就是历史科学,它既涉及自然,也涉及人类社会^②。这就是说,任何一种认识,只有把被认识的对象放在自然和社会交互作用的总过程中才可能是真实的,因此任何科学必须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此外,美国著名学者杜威在《人的问题》一书中表达了一个通行的说法:“科学是系统化了的知识体系。”^③把这些理解综合起来,是否可以给科学这样的界定:以范畴、定理、公式、法则等反映人类自身及世界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关于意识形态,在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已走向成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是这样表达的:建筑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受经济和政治制度制约而又以政治为中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意识形式^④。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与意识形态应该是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概念。自然科学不属于意识形态,虽然它不免要受到它的影响,而只要这种影响存在着,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就有局限。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是科学,又属于意识形态;作为科学,它应该超越阶级的局限,揭示和阐明客观、普遍的真理;而作为意识形态,它又必须维护自阶级的利益,不可能完全摆脱一己阶级的偏见。当然,迄今为止,阶级的存在是贯穿大部分世界历史的一个事实,真理就是在不断摆脱阶级偏见的过程中被认知的,任何阶级在它上升时期,特别在即将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己阶级的局限,在

2 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美学

某一领域或某一层面上获得对真理的认识,否则就不会有今日的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但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此不同,因为从本质上或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是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也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理想的体现,而无产阶级的命运与世界历史的进程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解放了全人类的条件下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是彻底摆脱了阶级局限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因为作为具体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不断地阐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才能保持自己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美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门科学,作为意识形态,它应该属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部分,应该充分表达无产阶级的愿望和情趣;作为科学,应该对人类审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做出最高最符合客观真理的概括和表达。不过,马克思主义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有所不同。唯物辩证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作了完整表述,是经过了长久历史检验的客观真理;马克思主义美学则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找不到有关美学的完整的论述,它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是在对马克思的两部经济学手稿及其他一些著作的阐释中建构起来的,它的许多范畴、命题和论断都还在讨论和争论中。因此,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或作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美学还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和意识形态,是在马克思的后继者梅林、卢森堡、普列汉诺夫等那里形成的,其后陆续出

现了三种基本的形态：一种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再一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⑤。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西方学者中被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随之形成的对斯大林主义的世界范围的批判，已经渐渐失去了影响。目前真正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显然，这是在两种不同的历史背景、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两种不同的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形成的美学，它们在对美学的性质、目的、宗旨的理解及所采用的叙述模式上都有许多差别。这些差别总体上说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更加注重科学性，而比较忽略意识形态性；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则更注重美学的否定的、批判的功能，实际上即意识形态功能，而比较轻视科学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注重对概念、范畴、命题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界定和梳理，对逻辑性、完整性、系统性的探求，对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先导地位和启蒙功能的张扬；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则注重它的政治性质和潜能，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颠覆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这些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形成相反相成的互补的关系。

二

之所以如此，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是由于：第一，美学作为一门科学和意识形态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因此一直存在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诗论、画论等相互融合的问题，也就是美学的中国化的问题。而所谓融合，实际上就是按照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将中国的传统的美学资源加以梳理和整合，使之具有科学的、现代的形态；第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

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始终受到突出的强调,但资产阶级启蒙依然是中国面临的基本课题。因此,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思想文化建设及审美教育遂提到日程上来,而这样就需要有一个能够与之相适应的,也就是能够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审美活动的特征、规律和功能作出科学的说明的美学;第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为科学美学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框架,美学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提出质疑,乃至改造,而是深入发掘它的内涵,阐明它的蕴意,通过整合使之系统化,和赋予它以现代性的叙述形式。

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来说,是由于:第一,从鲍姆加登发表《美学》一书算起,西方美学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形成了多种经典性的叙述模式,其中许多到现在还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这是无须经过任何观念和话语的转换就可以加以利用的理论资源;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面对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是高度繁荣和全面异化的世界。美学的任务不再是科学和民主的启蒙,而是对启蒙的反思,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也以马克思经典作家的理论作为出发点,但是,在他们看来,其中一些基本观点已经过时,需要扬弃,另一些观点则需要借鉴其他的理论予以改造。重要的不是马克思经典作家做出的任何判断,而是他们那不与现实妥协的彻底的革命精神。

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是与中国革命一起成长起来的。在中国革命的前 20 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正确地说,是文艺政治学)也得到了充分张扬,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则基本上不存在,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蔡仪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美学著作《新美学》,美学才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热切关注的一个领域。40 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依然笼罩在浓烈的意识形态的氛围

里,蔡仪的美学不可能不受到它的影响,但是,《新美学》真正试图做的是建立一种称得上是科学的美学。他关注的首先不是美学的政治功能,而是美学作为科学自身的建构。蔡仪在初步清理旧的形而上学美学和心理学美学的基础上,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美学”,对美学的方法论,即美学的途径、领域、性格(性质)做了明确的界定;他将美定义为“典型”,并将“典型”理解为“本然的种类性”,以种类的不同对美作了分类;他认为美感是伴随美的认识而形成的精神状态,而美的认识是基于“美的观念”,即“具象重的概念”的一种认识,美的观念则来源于事物的种类性和普遍性。蔡仪的美学在美学学科形态、架构、叙述方法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开了先河,提供了范例。进入60年代,一场全国范围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运动把美学推向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蔡仪受命首先发起对朱光潜美学的批判。但是随着朱光潜的反击,运动很快就转变成围绕美的本质——美的哲学基础问题的学术讨论。朱光潜在讨论中先后以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意识形态论、艺术生产论为据,改造和完善了自己的主客观统一说;李泽厚将唯物主义实践论引进美学中来,提出美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观点;吕荧、高尔泰更越出唯物主义反映论之外,提出美是主观观念,美即美感的主张。美学在学术派别意义上,而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分成了四大派。当然,美学领域依然处在浓重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中,这种情况到80年代才有了明显的改变。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朱光潜的美学,以及一直被人忽略了宗白华的美学受到了学术界的更多的关注;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蔡仪的美学渐渐退居到边缘的位置。而更具有说服力的是李泽厚在转向康德之后,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普列汉诺夫的反映论美学公开地提出了批评,认为强调美学的意识形态性,以及美学的批判功能、革命功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学的使命应该是建设,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他并且提出要把美学发展成为像自然科学那

样用数学方程来计量和演算的科学。这样,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淡化了;而由于这个原因,虽在一定意义上走向了科学,但始终步履蹒跚地走在远离现实的虚空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卢卡奇。卢卡奇的美学生涯从上世纪初就开始了,不过他的代表性著作《美学》是60年代才面世的。这是一部非常系统和严谨的学术著作。和蔡仪一样,卢卡奇也试图从唯物主义反映论角度阐释审美现象,但是他理解的反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而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在他看来,所谓审美反映就是艺术反映,它与科学反映一样都是从日常生活中逐步分化出来的,它们构成了反映自身向上发展的两极。他深入地分析了艺术反映与科学反映的区别,并提出这样一系列论断:艺术总是以与自然处于物质交换过程的社会为基础;艺术真理作为真理总是历史的真理;艺术总是借助于它的有规律的复杂的系统创造一个与主体相对应的世界;艺术必然导致向主观世界的回归,“它就是人的自身的世界”等。后来在他另一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著作中,更进一步从意识形态性角度强调了艺术与科学的不同。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对象是人,是“同世界和环境打交道时塑造着自我的人”,艺术是对人格化的有意识的设定,肩负着在社会的“合类性”要求与个性的发展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指路牌”的职能^⑥。如果说卢卡奇还是从科学的角度论证审美—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是一种纯学术的讨论,那么这种被称为“传统理论”的表达方式,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开始,便实现了向“批判理论”的转向。在霍克海默看来,“真正的理论更多的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⑦;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区别就在:它的对象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所谓“事实”,而就是包含主体在内的社会本身,它的任务不是“借助尽可能中立的范畴、即为既存生活方式所必须的范畴去证明和分类”,而是为了“防止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

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⑧。霍克海默认为，美学就是一种批判理论。美学的任务不应是通过对传统命题的梳理和阐释重新确立某种“普遍性的标准”，而是从审美—艺术中去探求能够和现实的“不公正的社会”相抗衡的东西。现代社会不存在一个能够担负领导责任的阶级，所以，审美—艺术应当成为批判的主体，因为在审美—艺术活动中，人可以不顾及社会的价值取向，并摆脱作为社会成员的职责，直接表达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反抗的要素内在地存在于最超然的艺术中”^⑨。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成为法兰克福派的共同的纲领，弗罗姆、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都从不同角度做了呼应。特别是马尔库塞，他把批判理论完整地贯彻到他的美学中，称之为“批判的美学”。马尔库塞没有接受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因此否认艺术从属于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但是他仍然肯定了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在他看来，“艺术的根本潜力就在于它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这种意识形态性，不是“虚假意识”，而是“以抽象形式表现出的对真理的意识和表象”^⑩，它植根于艺术的自律，即审美之维——审美形式，“艺术通过让物化了的世界讲话、唱歌、甚或起舞，来同物化斗争”^⑪，因此艺术虽然不能现实地满足人们对自由的期盼，但艺术毕竟是“所有革命的终极目标：个体的自由和幸福”的一种“承诺”^⑫。但是，包括马尔库塞在内，法兰克福派在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时并不严谨，常常把它与资产阶级统治联系起来，将美学理解为超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于这一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不客气地批评它是“左派道德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⑬。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方面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对主流意识形态又提出了异常强有力的挑战，这是不能也不应回避的现实。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讲，重要的恰恰就是“在美学范畴内找到一条通向欧洲思想某些中心问题的道路”，“弄清更大范围的社会、

政治、伦理问题”^⑭，充分激发和张扬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至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当他将意识形态表述为“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是人类世界本身”的时候^⑮，可以说是回到了马克思；而当他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认为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中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的时候，显然又离开了马克思。

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更为关注作为科学美学自身的建设，因此对马克思提出的一些具有肯定性意义的概念和命题做了深入的开掘，对西方和中国美学的历史发展做了系统的梳理，对美学本身的基本范畴和框架进行了多角度的、多层面的论证，从而在当代学术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确立了一个显要的地位。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马克思虽然没有按他预想的写出一部系统的美学著作，但是，相信马克思在不同著作和不同语境中所表达的观念有着内在的统一性；相信马克思的论断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美学传统有着内在的逻辑的联系，同时相信马克思的这些观念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基于这样的信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讲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化了的自然界”、“劳动创造了美”、“按照美的规律造型”、艺术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艺术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等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和阐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种框架和叙述模式。众所周知，在蔡仪的美学中，起着主要支撑作用的，一个就是“反映”，另一个是“美的规律”。所谓“反映”实际上是对“把握世界的方式”的一种哲学式的表达。在蔡仪看来，所谓美感就是一种反映，它的对象就是外在的事物的美，也就是事物的“种类性”，即“典型”，而“典型”的规